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271
23 April 1981
CHINESE

第二二七一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1年4月23日
星期四下午3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	多尔先生	(爱尔兰)
<u>成员国</u> ：	中国	凌青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察赫曼先生
	日本	西堀正弘先生
	墨西哥	阿尔瓦雷斯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巴拿马	奥索雷斯·铁帕尔多斯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西班牙	皮内斯先生
	突尼斯	斯利姆先生
	乌干达	奥温尼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签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下午4时10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1年4月10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4434)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巴西、加拿大、古巴、埃塞俄比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南非、斯里兰卡、多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本亚海亚先生（阿尔及利亚），若热先生（安哥拉），洪加武先生（贝宁），科雷亚·达科斯塔先生（巴西），莫登先生（加拿大），马尔米亚卡先生（古巴），格德利·吉奥吉斯先生（埃塞俄比亚），耶洛内克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劳先生（印度），库苏马阿马查先生（印度尼西亚），希勒先生（牙买加），卡西纳先生（肯尼亚），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巴巴先生（尼日利亚），马里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尼亚塞先生（塞内加尔），康特先生（塞拉利昂），富里埃（南非），哈密德先生（斯里兰卡），阿卡波—阿伊昂约先生（多哥），萨利姆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弗尔霍韦兹先生（南斯拉夫），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戈马先生（赞比亚），曼奎恩德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我收到了孟加拉国和民主也门两国代表的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项目。按照惯例，我提议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按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

(主席)

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凯泽先生（孟加拉国）和阿什塔勒先生（民主也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根据第 2267 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理事会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 2267 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彼德·穆埃什哈恩德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穆埃什哈恩德先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第一个发言者是安哥拉外交部长保罗·特谢拉·若热先生阁下。我欢迎他来这儿，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若热先生（安哥拉）：二十年来，许多国际机构通过了无数的有关决议，一方面承认纳米比亚人民实行独立的权利，另一方面谴责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谴责其可耻而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不可容忍的傲慢态度和对国际社会的蔑视，还谴责某些西方列强互相勾结维持南非政权的丑恶行径。

1967 年 5 月设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和联合国负责那个领土的决策机构；自那时以来，比勒陀利亚政权及其帮凶一心企图阻碍那个理事会完成任务，并特意安排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尽量拖延纳米比亚不可避免的独立，特别是迟迟不让西南民组获得政权。

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很有耐心努力寻求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安哥拉)

的办法，尽管如此，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实际上总是得到那些西方列强和以色列在经济、军事和核领域的支持，而且这些国家的摇摆不定、自私自利和虚伪对它也大有帮助，所以它才肆无忌惮继续傲慢地蔑视国际社会，继续巩固其在纳米比亚设立的所谓部长理事会。这个理事会完全是为了帮助它设法将西南民组赶出独立的进程，加紧对前线国家，特别是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进行罪恶的侵略。

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保证在联合国范围内，以完全公正的立场，执行西方国家根据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在所谓联系小组内拟订并协商决定的计划。鉴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第三十六届常会决定指示联合国的非洲集团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来通过对南非实行约束性的全面经济制裁，以迫使南非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不结盟国家部长理事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81年2月在新德里召开了会议，表示其立场。然而，我们在联合国的代表们经过坚持努力，才使南非的某些盟友无法再反对召开安理会这一系列会议。

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也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在阿尔及利亚召开了会议，紧急呼吁国际社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实行约束性的全面经济制裁。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人权的各项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及联合国无数的决定和决议都清楚地指出，从国际法来看种族隔离是一种罪行。然而，安理会中仍有一些成员国与这罪恶的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对大多数人民的残酷镇压暴露了南非政权的殖民主义真面目，违背了人民自决权的原则。因此，西南非民组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对非法的南非当局进行的武装战斗和抵抗行为，在法律上绝不能当作南非所说、甚至美国最近也说的这种“恐怖主义”。

(安哥拉)

安理会在1978年11月13日第439(1978)号决议中不仅重申了安理会第385(1976)、431(1978)、432(1978)和435(1978)号决议,而且还警告南非说,安理会将不得不

“立即开会,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其中第七章的规定,着手采取适当行动,以确保南非遵守上述各项决议”。(第439(1978)号决议,第6段)

此外,安理会第428(1978),447(1979),454(1979)和475(1980)号决议里提到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多次进行预谋的、连续的长期的武装侵略,严重侵犯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领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在这些决议中,安全理事会特别谴责了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径,要求

“……南非严格尊重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第428(1978)号决议第4段)

安全理事会还要求

“……南非立即停止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挑衅性武装入侵”。(第447(1979)号决议,第3段)

而且请

“……各会员国紧急地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前线国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第454(1979)号决议第5段)

安全理事会还决定请联合国秘书长

“……从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取得关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再进行侵略行为所造成的人命伤亡和物质损害及其他损害的现有资料”;(第447(1979)号决议第6段)

而且要求

(安哥拉)

“……南非对其侵略行为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向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全部
给付充分的赔偿”。(第475(1980)号决议第6段)

安理会还决定

“……在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另
一次侵犯时再次召开会议，以便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包括宪
章第七章的有关条款，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同上，第7段)

尽管如此，安哥拉人民为了履行其国际主义义务，为了遵守各个国际机构关于
纳米比亚的有关决议，以便纳米比亚人民也能够独立，在过去不得不作出了重大的
牺牲，而且目前还在继续地几乎单独地付出极大的代价。

在这段时间里，南非武装部队进行了1,400次侦察飞行，290次空袭，56
次用直升飞机载运空降部队着陆，72次陆地进攻，一共使1,800多人死亡，大
约1,000人受伤，物质损失估计70亿美元。然而，除了极少数例外，我们过去
所得到的国际支持只是冷漠或消极的态度。

但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对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和态度过去是这样，以后永远
是这样。我们的立场和态度十分明朗，众所周知，因此我们不想再重复说明。

大家一定注意到，安理会一再决定“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包
括《宪章》第七章的有关条款”，对种族主义、恐怖主义的南非政权“采取更为有
效的措施。”

比勒陀利亚政权态度顽固，拒不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对前线国家进行
的侵略罪行，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面临这种情况，我们想知道，我
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还要遭受多少次侵犯，安理会最后才会负起责任，实行全面的
强制性制裁，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人们对安理会的信誉及其决议的效用就会发生疑
问。

(安哥拉)

如果我们必须竭力谋求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只能在联合国的范围内加以考虑，而这反过来就必须依照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执行联合国的计划。去年4月15日前线国家首脑在卢旺达召开会议时，已经十分清楚重申了这一点。

主席先生，你以爱尔兰的代表的资格担任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必须在这关键时刻作出决定，而这些决定可能变成历史性的决定。你的外交才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们敢希望真有一个这样的结果。

继续战斗！

必定胜利！

主席：谢谢安哥拉外交部长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的人是贝宁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洪加武先生(贝宁)：主席先生，我谨向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表示感谢，谢谢你们允许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这次历史性的辩论。

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许多非洲国家和其他不结盟国家的部长聚集在安理会会议厅。我要向他们转达贝宁外交和合作部长西蒙·伊弗德·奥古马同志兄弟般的问候；他今天有万不得已的原因不能亲自到安理会来发言。

贝宁代表团谨向上个月主持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彼得·弗洛林大使表示钦佩。

贝宁代表团高兴地看到，这次将导致纳米比亚解放和独立的重要辩论是在一位爱尔兰人的主持下举行的，因为爱尔兰人民树立了英勇不屈地和英国殖民主义进行斗争的光辉榜样。主席先生，贵国曾经进行长期的斗争；爱尔兰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塑造了自己的文化，并且建立和巩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些也同样是英雄的纳米比亚人民以坚定的决心追求的崇高目标。所以，主席先生，我们看到你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主持会议，感到特别高兴。

(贝宁)

因此，贝宁代表团才敢相信，安全理事会在你的领导下，最后会明白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及其保护人是同谋共犯，勾结起来欺侮、侵害、屠杀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对赞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进行侵略，并且屡次与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斗争的国际社会对抗，因此，现在是制止他们的欺骗、虚伪、谎言和傲慢态度的时候了。

纳米比亚人民长期斗争的历史有力地证明，纳米比亚问题绝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一问题只是一个殖民地人民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权利的问题。大会在第1514(XV)号决议中一致宣告了这一权利。然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毫无理性铤而走险的计谋，及其西方保护者为人所不齿的阴险狡诈，说明了它们采取拖延战术的一部分原因，这种战术一方面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另一方面想对这一问题采取新殖民主义的解决办法。国际社会以西方五国的倡议为中心点，迄今做了许多努力，却没有任何结果，原因就在这里。这倒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西方国家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联合起来，要把纳米比亚的现状永远维持下去，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任所欲为，厚颜无耻地掠夺这一领土丰富的资源了。

这是个严重的挑战，必须毫不迟疑地应战，才能使非洲不被拖入近在眼前的灾难，这场灾难一旦发生，国际社会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一点不错，南部非洲存在着不可预想的大规模武装冲突的条件。显然所有非洲国家都感到不安全。只要听一听比勒陀利亚的无线电广播，听一听当地的种族主义领导人的一些鼓吹战争的论调，就足以了解局势已经异常严重。整个非洲——战斗中的非洲——在期望它的许多朋友，在需要的时候，能随时站在非洲一边出面干预。

非洲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纳米比亚人民再也不能等待了。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有许多外交部长是在阿尔及尔参加了不结盟国家协调局召开的纳米比亚问题特别会议之后直接到这里来的，这清楚地说明了局势的严重性，亟须让这个领土迅速实行非殖民化。

(贝宁)

安全理事会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卫士。然而，自从1968年纳米比亚问题提交安理会以来，安理会做了些什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回顾一下大会已根据其第2145(XXI)号决议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1971年，国际法院以一致的法律意见，确认纳米比亚的局面是非法的，必须结束。从那时起，安全理事会的确通过了许多决议，但是经验证明，所有这些决议都没有实效，因此对纳米比亚局势的严重性没有影响。

今天，纳米比亚境内驻有南非军队，还有雇用军，就是来自西方受雇专对纳米比亚居民为非作歹的杀人凶手，所以是一个高度军事化的地区。南非在欧洲和美国各地设有招募中心，招募雇用军加入南非武装部队，保护多国公司的设施，而这些公司就是压迫和剥削的工具、掠夺纳米比亚资源的工具。这种情况非常严重。很清楚，这等于西方公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间接向比勒陀利亚提供军事援助。种族主义的南非，依靠它的军队和雇用军，作出种种无人性的行为：在安哥拉卡辛加的大屠杀，以及对邻国的许多侵略行为，有力地证明了种族主义政权的残暴和纳米比亚局势的严重。

现在是安理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行动必须和纳米比亚局势——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的严重性相称。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全面制裁。这些制裁是为了帮助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重新获得其基本自由，特别是自决、独立和民族主权。

我们知道，一再滥用否决权，就象达摩克里斯宝剑一样，威胁着这次辩论的结果。我们要对有关的人说，这种不道德的行为只不过是他们对正在为恢复人类尊严而斗争的纳米比亚当地黑人表露的种族主义态度。

断然使用否决权来阻止我们合理要求对南非采取的有约束力的制裁，就是再次揭露西方国家表里不一，不遗余力地设法满足自己的短期利益。断然使用否决权

(贝宁)

来阻止我们要求采取的有约束力的制裁，就是实际宣布与目前处于这种特别困难情况下的整个非洲为敌。断然使用否决权阻止我们要求采取的制裁，就是剥夺纳米比亚人的基本人权，也就是某一个民主国家（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大吹大擂拼命宣扬的那些权利。

现在是采取行动，采取具体、有效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再也不要无用的保证、虚伪的祝愿或鳄鱼的眼泪了。我们再也不想看到诡计花招，也不想听到花言巧语。我们要的是一个自由、独立、自主、领土完整的纳米比亚，而且现在立刻就要。

我们支持西南非民组，是要看到一个自由的、真正独立的纳米比亚——属于纳米比亚人的纳米比亚，而不是属于任何其他人的纳米比亚。我们抵制图尔恩哈勒民主联盟的傀儡和各部落团体，是为了坚决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其他容许永久剥削和掠夺纳米比亚的虚伪安排。安理会的某些成员国违反第439(1978)号决议的内容和精神，为图尔恩哈勒民盟辩护，甚至于支持该民盟非法到安理会列席，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清楚看出他们别有新殖民主义的用心，鼠目寸光的打算和玩弄权术的策略。但是只有甘心受骗的人才会被他们欺骗。我们是不上当的。

为什么南非不接受联合国根据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所保证的自由选举呢？南非的支持者既然曾经强迫安理会接受第435(1978)号决议，为什么又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违抗这项决议呢？为什么要玩弄这种种花招呢？

这些问题只有一个答案：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及其西方盟友终归要失败。纳米比亚终归要解放。帝国主义的堡垒、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要塞注定要被摧毁。任何否决权、任何常规武器或核武器的军事力量、任何金钱势力、任何帝国主义，都不能阻挡历史的正常进程。

(贝宁)

纳米比亚人民完全了解自己的利益何在，知道西南非民组是它们唯一合法的代表。图尔恩哈勒民盟分子和部落团体分子就象罗得西亚的穆佐雷瓦和西索尔之流一样——这些人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所以今天已经被人遗忘了。图尔恩哈勒民盟和部落团体是比勒陀利亚及其保护者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工具。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承认或支持他们。承认或支持他们就等于出卖纳米比亚人的神圣权利。

贝宁人民共和国将继续竭尽一切方法支持西南非民组，直至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重新获得了《宪章》所保证的一切权利。

安全理事会再也不能做为压迫非洲的人手中的工具了，再也不能做为那些剥夺别人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基本自由的人手中的工具了。安全理事会不应该袒护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不应该支持纳米比亚境内的非法局面。安全理事会必须作为争取人类自由的工具——争取不分肤色人人自由——的工具。安全理事会必须现在承担起它的一切责任，勇敢地宣布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实行制裁。这样做意味着和比勒陀利亚的荒谬行为一刀两断；意味着迫使比勒陀利亚接受国际裁决；意味着努力谋求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安理会存在的理由。这样做意味着努力促使尊重人权、反对在非洲进行战争、屠杀和种族灭绝。

准备革命；继续斗争！

主席：谢谢贝宁代表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友好的话。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早就应该继续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了。这是关系到彻底消除非洲境内可耻的殖民主义制度的十分紧迫的问题。许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外交部长参加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这反映了全体非洲国家和不结盟国家对这一问题极端重视。

苏联代表团极其认真和同情地听取了西南非民组代表和到会的各国外交部长的发言；他们都感情激昂地呼吁把纳米比亚从种族主义占领下解放出来。

现在该做出决定，以便最后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议程上删掉纳米比亚问题这个项目。但是，当然只有到了纳米比亚人民取得真正自由的时候，才能删掉。苏联代表团认为，我们就是应该从这个观点来看安全理事会这一系列会议。我们必须最后采取有效措施对付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以便迫使它遵守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定。

关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以及它顽固阻碍纳米比亚真正独立的野心，我们都一清二楚。过去已经耽误太多的时间，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再也不能抱着任何幻想了。种族隔离制度，否认人类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都有自由平等的天然不可剥夺的人权。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把种族隔离抬高到国家政策的地位，因而把这一制度也推广实行到了他们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

此外，比勒陀利亚的统治者还极力把纳米比亚领土当作军事跳板，对邻近的独立国家继续不断进行侵略和挑衅。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来威吓这些国家的人民，并逼迫他们停止帮助南部非洲各民族解放运动。南非统治者之所以采取这种挑衅行为，而且拒不遵守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许多决定，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原因就是种族主义者感到背后有强大力量支持；在南部非洲保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温床，是符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几个成员国——主要是美国——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利益的。

所有这一切可以说是基本的政治常识；我们今天再提出来，只是因为现在应该彻底作出必要的结论。

(苏联)

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这一立场已载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许多权威性决定中：纳米比亚是被南非非法占领的领土；南非军队和南非行政机构驻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这是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联合国一再承认纳米比亚人民有使用一切方法取得自由、独立和自决的不可剥夺权利。

上个月，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五届第二期会议重申纳米比亚民族解放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有些人企图给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给西南非民组，戴上国际恐怖主义的帽子，他们应当回忆起这些决定。

关于这一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他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报告中，表示了下面的看法：

“他们表现出极端藐视各国人民的权利和愿望，就是想把群众的解放斗争说成恐怖主义的表现。事实上，他们想做一种办不到的事情：阻挡世界上逐步变革的道路，再做主宰各国命运的老爷。”

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现在的局势确实严重。多年以来，非洲国家和联合国一直愿意对纳米比亚问题表现出耐心和合理的克制，并且同意谈判——这是某些西方国家大力强调的。开始时，这些国家的代表反对对西南非采取有效措施，声称他们可以劝说南非同意纳米比亚问题的一项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我想提醒安理会注意下面各点。九年以前——确实是这么久以前——就是1972年2月，安全理事会在非洲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在会议上，这些国家向我们保证，他们只需要六个月就能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他们说，如果南非不同意这样做，那么就要作出必要的严肃的结论。

苏联出席安全理事会代表团甚至在那个时候——九年前——就觉得并且表示很怀疑那些话是否诚恳。的确，一月又一月过去了，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对

(苏联)

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非的态度实际上并没有重大的改变。在下一阶段——等到这些国家早先的诺言似乎已被人遗忘的时候——他们又提出了另一种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方式，这个方式连用一些限制条件，在差不多三年以前，由安全理事会在第435(1978)号决议中通过。与此同时，安全理事会在另一个有关的决议中，即1978年11月13日第439(1978)号决议中，警告南非：如果南非拒绝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安理会就要开会以便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适当的措施。西方国家当时也没有反对宣布南非关于在纳米比亚领土设立傀儡政权的一切行动均为非法。

这样看来再也没有给南非留下任何漏洞。但是，南非极尽玩弄花招拖延搪塞的能事，使日内瓦谈判归于失败之后，西方国家的代表再一次表现出非常足智多谋——这种智谋应该运用到正当的事情上去。他们公开采取另一条路线，实际上是背弃第435(1978)号决议。现在他们提议联合国实际上承认南非现有的政权，而且把纳米比亚的各傀儡团体视为合法。

所以，两个月以前——今年二月份——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讨论到安理会主席就三名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战士被判死刑一事发表声明的问题。这件事有了一个新的花样：这些西方国家现在公开地想拿这个声明来讨价还价——也就是说，要求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承认种族隔离这个法西斯的司法制度。

一个月前，美国最高领导阶层发表了声明，大意是说南非是美国的一个“友好国家”。美国却没有只字谴责南非新的侵略行为，其中包括从纳米比亚领土向独立的非洲国家发动侵略的行为。

最后，就在两天前，有人公然试图让南非的傀儡有机会到安全理事会来发言。显然这只不过是露骨的一连串事情中的另一个环节。显然，西方国家的这些行动再三表明——已经有多少次了？——他们准备牺牲纳米比亚和非洲的利益，来支持南非。这些企图虽然在安理会没有得逞，但是这绝不是说我们就该忘记这样代表团是想安全理事会推到哪个方向去的？

(苏联)

苏联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立场是原则的立场，是始终如一的。苏联并不在非洲或任何其他大陆上为自己寻求任何特别的权利或特权。苏联始终认为，非洲应该是和平的、安定的，每一个非洲国家都应该享受自由的成果，成为自己资源的主人，而且，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根源应该从非洲土地的每一个角落铲除。

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同志说：“苏联认为，在促进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方面，联合国目前最紧迫的任务，莫过于保证以西南非民组为唯一合法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独立，消灭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

苏联一贯主张：保持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其中包括沃尔维斯湾，在此基础上，保证纳米比亚人民自决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主张，南非军队和行政机构应毫无条件地，立即全部撤出包括沃尔维斯湾在内的纳米比亚。我们主张把一切权力移交给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为代表的纳米比亚人民，而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都承认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真正的代表。

苏联代表团完全赞同前面几位非洲国家和其他不结盟国家发言人的观点，在寻求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方面，现在应该停止一切拖延搪塞。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文件中所载的建议，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苏联代表团准备投票赞成通过这些措施。我们还深信，非洲的朋友们都会投票赞成，因为除了对这些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施加强大的压力并且坚决抵制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但是有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应该现在就找到答案。这个问题是：西方国家，以及安全理事会的其他成员国，是否准备同意对南非采取真正有效的制裁？还是继续设法拖延，制造借口，甚至直接破坏这一进程？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几内亚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主席先生，在讨论我们现在审议的项目之前，我们想表示几内亚党和国家代表团多么感激您和安理会的成员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参加这场讨论。

请允许我们最热烈地祝贺，因为安理会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审题为“纳米比亚局势”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你有精明老练的外交家才能，你在国际问题上的经验非常丰富，因此我们才敢希望目前的讨论会有成功的结果。

还请允许我非常热烈地向前任主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常驻代表彼德·弗洛林大使表示钦佩，佩服他上月份主持安理会工作时既能干又镇定。

最近发生了一些有关纳米比亚问题的事件，因此显然迫切需要进行这场辩论。这些事件向国际社会表明，到了这个时刻，国际社会应重新审查其行动手段，以便改变方针采取更具体有效的措施，使纳米比亚更快获得独立和国家主权。

纳米比亚问题列入联合国的议程，已有三十五年了，尽管在二十年前就通过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问题至今还留在议程上。

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安全理事会、大会和国际法院都就这个问题多次发表了意见。

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结束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并将这块领土的管理权移交给联合国，这一决议的通过使上述各机构的声明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勒陀利亚拒绝服从这一决定，并且违抗联合国后来通过的所有决议，因此，南非是站在不断背叛和蔑视国际社会的立场。

这种不合时代的立场持续存在，而且纳米比亚问题与南非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有密切的关连，意味着这些年来，这个地区产生出一个严重局势，危及这个崇高的理事会负责保卫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几内亚)

我们想在此简单地指出几项原则。过去曾经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一再设法和平解决这个重要问题，但没有结果。

第一，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大会第1514(XV)号决议，纳米比亚人民自决、自由和民族独立等不可剥夺的权利是公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然而，南非却反对纳米比亚人民行使这些权利。

第二，自从我们刚提及的第2145(XXI)号决议通过以来，纳米比亚及其人民就由联合国直接负责。从那时起，就把纳米比亚交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管理，直至独立。纳米比亚理事会工作目前是由我们的兄弟、赞比亚大使保尔·卢萨克凭他的工作能力和热诚来主持。南非却拒绝这项决定，肆无忌惮地继续占领纳米比亚领土。

第三，安理会第385(197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规定，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举行的自由选举必须在把整个纳米比亚当作一个政治实体的情况下来实行，以便使纳米比亚人民可以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前途。阻止这个宪政进程正常发展的也是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当局。

第四，西方国家，尤其是联系小组内的国家，总是主张必须与比勒陀利亚政权开始进行并保持对话，以求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就这点而言，难道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的解决计划没有提出和平解决的广泛的可能办法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人人皆知的。比勒陀利亚继续违抗公意，总是背信弃义，蛮横顽固；这种态度长期以来阻碍了所有有关纳米比亚的谈判，一直到最近日内瓦会议的失败。

南非日益顽固，不讲道理，甚至拒绝了其盟国所提出的解决计划，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提出来说服它呢？

我们再也不能等待时机，光是发出口头上的谴责。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下更

(几内亚)

大的决心，因为国际社会没有选择余地，必须依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强制性的全面制裁。 这些制裁必须包括加强武器禁运，实行石油禁运和经济封锁。

安理会成员国一定记得，早在1977年安理会第418(1977)号决议就规定了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 但是这项决定通过后我们看到些什么呢？

南非不仅能够进口设备来满足其军事需要，我们还目睹南非军事工业的飞速发展令人眼花缭乱，到目前，南非已成了武器出口国。 大家都知道，某些西方大国不但赞成、并且以大规模的援助来支持南非政权扩增军事力量。 因此，对南非的武器禁运被故意破坏。

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还疯狂地设法取得核武器，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交换科学家和西方国家以其它方式提供的援助，使种族隔离政权能够获得发展核装置的技术，这样，鼓励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非洲邻国，特别是对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和博茨瓦纳，不断进行侵略，因而严重地威胁了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和平与安全。

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在执行方面出现了许多失败和弱点，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对南非实施的石油禁运也出现同样的失败和弱点，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得到某些西方产油国的合作，满足了它的石油需求。

南非是世界上唯一把种族主义制度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肤色决定某一类国民在社会阶级制度里应居什么位置。 南非政权建立在镇压和暴力的基础上，建立在长期剥夺人权和人民的权利的基础之上，大会、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已多次谴责卑鄙的南非政权，把它视为危害整个人类的罪行。

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国际社会必须正面对付的一种挑战。 安全理事会必须在目前这一系列会议中负起自己的责任。 因此我们希望所有真正支持非洲人民

(几内亚)

解放斗争的国家坚定不移地表现这种决心，赞成通过和严格执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我们紧急地呼吁那些直接地或通过跨国公司间接地在南非和纳米比亚进行业务活动的西方国家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这些制裁，并坚定地实际地支持这些制裁。

无论如何，我国代表团仍然深信，纳米比亚的英勇人民，在其唯一合法的代表、赢得所有爱好和平、自由和正义的人民无条件支持的西南非民组的英勇领导下，必将在正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胜利。

主席：谢谢几内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怀特先生（联合王国）：我国代表团非常细心地聆听了许多杰出的外交部长和其他代表在这次辩论中的发言。在几乎所有这些发言中，我们听到——其实不可能不听到——失望、愤怒、尤其是灰心丧气的声音此起彼落，一唱百和。

我们了解这种情绪。我们诚心诚意地到日内瓦去参加执行前会议，但一事无成。

自那时以来，我们努力进行谈判，寻求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办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暂时停顿，主要原因是华盛顿新政府接任之际需要办理种种手续。但是联系小组还在继续工作。前两天，我们刚刚和联系小组的其他成员在伦敦开了会。现在，我想征得安理会同意，代表西方五国，宣读一下今天该小组会议在伦敦结束时发表的公报：

“五个西方国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的高级官员1981年4月22、23日在伦敦开会审议有关纳米比亚的局势。他们收到了已任命的美国负责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切斯特·克罗克博士访问非洲十二国（包括非洲前线国家的首都，南非、尼日利亚、扎伊尔、肯尼亚、斯威士兰和多哥）经过情况的全面报告。

“五国一致认为亟须尽早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并重申寻找国际所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决心。在这方面，五国还一致认为安理会第435号决议依然

(联合王国)

是纳米比亚迈向独立的巩固基础。 五国审议了可以加强现有计划的种种方法，并一致认为如能采取措施使有关各方对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前途更有信心，必能促成更迅速的发展，使问题得到解决。

“代表们一致认为需要拟订更具体的提议，以便同有关各方进行讨论。现已决定联系小组各代表还要继续加紧进行讨论，希望五国外长在罗马开会时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我想补充一点：罗马会议将在五月四日和五日召开，距今还有十天时间。

我们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安理会发言时忍不住怒气。在这次辩论中，许多发言的人都要求立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强制性的措施。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抗拒诱惑，不要放弃谈判的可能性。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我们深信走制裁的路并不能在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基础上更快使纳米比亚独立。

有人已经拿纳米比亚寻求独立的经过与津巴布韦取得独立的经过来比较。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也许同样显著。但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有一点基本上是相似的。津巴布韦问题在兰开斯特宫会议谈判成功以前，曾经进行了经年累月的谈判，谈判的情况往往令人愤怒、令人沮丧，但我们自始至终清楚地看出，为了所有各方的长期利益，津巴布韦应该通过协商决定的解决办法取得独立，而不应以武装斗争来达到最后的解决。

为了所有参加纳米比亚问题长期谈判的各方的利益，纳米比亚当然也应该通过协商决定的、国际上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取得独立。

因此，我再次呼吁，尽管局势令人沮丧，我们还要抗拒诱惑，不要拉起吊桥，进行长期的围攻。相反地，让我们申明我们下决心使谈判成功。

主席：下一位发言的是肯尼亚代表。现在请肯尼亚代表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卡西纳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您及安理会其它成员邀请肯尼亚参加这次的重要辩论致谢。我还要向您表达肯尼亚代表团对于您主持安理会的审议工作感到欣慰。您在国际事务方面的经验和才干，对当前的辩论肯定有极大的价值。肯尼亚虽然不是安理会的成员，但是将在辩论中努力合作，使安理会对于纳米比亚这个长期、棘手的问题能取得具体、及时的解决。

安理会现在又再次来审议纳米比亚问题。那个种族主义政权一直拒不遵守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有关纳米比亚的决议，的确令人遗憾。

我们都知道，联合国自创立以来就一直在处理纳米比亚问题。纳米比亚问题已经和联合国一样长久。关于这个问题的事情已有丰富的记录。所以即使这次辩论时间允许，也无需我再重新详尽地回顾有关事实。194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南非把纳米比亚置于联合国的托管制度之下。南非非但拒不遵从这一要求，更继续使该领土殖民化，还把它的种族隔离政策扩大到纳米比亚。

这些年来，南非一直拒不承认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权威。它在纳米比亚推行了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又忙于在纳米比亚策划班图斯坦政策及所谓本土。这些政策明显的是要破坏纳米比亚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我刚才已提到，大会于1966年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把纳米比亚置于联合国的直接责任之下。在纳米比亚独立前，管理的责任委托给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尽管联合国做出如此宣布，南非依旧拒绝，甚至抗拒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权威。

以上种种都表明，南非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除了南非，人人都接受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责任。

尽管南非对联合国的违抗，以及由此而在过去33年中形成的种种挫折，人们

(肯尼亚)

仍旧怀有这样一种希望：达成一项使纳米比亚实现自治、独立的政治解决办法是可能的。记得在1978年4月，安理会中的西方五国提出了一项据说是可以导致纳米比亚独立的解决办法的建议。这项建议是经长时间讨论而产生的，并由此而产生了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当时我们对于这项解决办法的建议和之后产生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虽有保留和疑虑，还是诚心诚意地接受了西方五国的建议。我们当时的理解是，这五国已对南非施加了必要的压力，使其接受联合国的计划。今年年初日内瓦会议的结局，完全证实了我们的担心和疑虑。对于谋求纳米比亚独立的和平政治解决的谈判，南非始终没有诚意。南非的口是心非和骄傲自大，显然是日内瓦会议失败的原因。在谈判当中，西南非民组宣布愿意签订一项停火协议，并愿就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执行日期取得协议。而南非却表现出它一贯的顽固态度，拒绝联合国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南非去日内瓦，就是要破坏联合国的计划，这是一开始就清楚的。

自从联合国大会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将该领土置于其责任之下，大会及安理会已通过了许多决议，促请南非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但比勒陀利亚政权对所有这些决议一概置之不理。

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无疑妨碍了当地人民行使自决权的努力。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建立了一套精心设计的压制机器，将可憎的种族隔离政策推行到纳米比亚。所以在南非彻底、无条件地撤出纳米比亚以前，纳米比亚人民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纳米比亚人民，象其它已经脱离殖民主义统治取得自由的人民一样，有充分的权利获得同样的自由。

南非政权在纳米比亚建立了军事基地和空军基地，因此南非占领纳米比亚就更为令人不安。从纳米比亚向邻国发动的军事进攻，我们都知道。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安哥拉、博茨瓦纳、赞比亚，联合国也很清楚。

联合国已经到了应该采取果断行动，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的阶段。安理会第385(1976)号决议和第435(1978)号决议所定的方案仍待执行。35

(肯尼亚)

年来一直违抗联合国权威的一个国家，联合国为什么在过去15年中始终认为不应对其采取惩罚措施？我们究竟要让这一个种族主义国家违抗我们的集体权威多久的日子？进行了15年和平谈判，一无所获，我们怎么办？

联合国对于纳米比亚人民负有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使纳米比亚人民得以行使其不可剥夺的独立权利，是我们的责任。

经过35年的和平谈判，而今天南非仍旧口是心非、赤裸裸的侵略，以便永远奴役纳米比亚人民。现在肯尼亚代表团要求安理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其中应包括石油禁运。只要彻底执行石油禁运，就能立即使南非遵守本组织的决议和决定。

我们曾多次指出，如果不是本组织那些在纳米比亚和南非具有重大剥削利益的会员国多方支持和鼓励的话，比勒陀利亚政权早已遵从本组织的决定，撤出纳米比亚，取消南非的种族隔离体系了。我们要再说一遍，正是那些国家与该政权有深厚的军事及经济关系，鼓励了南非今天这样的作为。同样地，安理会某些成员对即将提出的几个决议草案所投的票，也会使南非在违抗安理会的决议中继续感觉到鼓励。

主席：谢谢肯尼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的是巴西代表。我请他到安理会议席就坐。发言。

科雷亚·达科斯塔（巴西）：主席先生，谢谢您以及安理会其它成员允许我参加这次的辩论，也请允许我祝贺您担任本月份的安理会主席，祝您圆满达成这一困难而重要的任务。

(巴西)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彼得·弗洛林大使上个月卓越地主持了安理会的工作，我要向他致敬。

安理会的这些会议的确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是由于这些会议召开时的情况；二是这些会议在全世界所造成的期望；三是普遍认为这些会议使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巴西不能不为此次辩论做出一点微薄的然而明确的贡献。

巴西外交政策史明确表明，巴西一向无条件支持《联合国宪章》所昭示的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把分歧的观点拉近，往往是痛苦的、令人灰心的过程，但即使在最为棘手、最为严重的问题上，这样做也比采取极端措施，以致陷入僵局，无法有不失体面的转圜余地，要好得多。

另一方面，巴西也同样坚信，要想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不仅要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而且要在适当时加以援用。当然我们承认，援用《宪章》的某一条规定之是否适当，很可能是一个判断的问题。

但在纳米比亚问题上，安理会本次辩论的结果将清楚表明，国际社会，也许除了一两个国家之外，一致判断，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加快纳米比亚的自由和独立。

我不想去挖掘南非不尊重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的旧事，因为今年早先在大会第35届第二期会议上我已讲了很多。本次辩论中，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们，许多人已说明了我们今天的情况。我只想对这一情况的几个方面简单地讲几句话。

巴西政府原来希望，为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进行的谈判能最终取得积极成果，能导致人们久盼的纳米比亚的独立。但我们并没有欺骗自己；我们知道，有很多困难的障碍需要克服，有些意料之中的挫折需要我们加倍努力，以维持谈判的进行。但我们曾真诚地希望，既然南非原则上已经接受联合国关于纳米比亚的独立计划，再加上西方联系小组在规劝方面所做的努力，南非的顽固态度和不合时宜的政策也许能够跟上近代历史的主流。

(巴西)

但是事实表明，我们当时太不现实了，或许是天真了。当协议似乎已经在望的时候，南非拖住谈判的进展，主张在温得和克的非法当局对于独立进程的规划应当有发言权。在日内瓦的执行前会议上，纳米比亚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表示愿意立即签订停火协议，而南非却彻底粉碎了任何可能存在的幻觉，以为它愿意在纳米比亚问题上促成一项可以为国际所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要讲的第二方面，是关于比勒陀利亚企图向世界舆论歪曲纳米比亚的情况。南非指责联合国偏袒西南非民组，不听一个非法政府的意见，南非的言外之意是联合国忽然间将西南非民组定为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好象纳米比亚问题没有前因后果。好象联合国过去30多年的决议可以一笔勾销。南非及其支持者应当明白，应当承认，联合国每次采取的新步骤，只要南非当初肯稍微表现出一点合作之意，都是可以避免的。现在如果我们向后退，推翻先前支持西南非民组的声明，那就等于是解除南非对当前事态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一个漫长而和平的告诫、规劝和谈判的进程，就这样受挫了。面对这种种事实，尤其是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我们如果还是只限于告诫、规劝和谈判的话，南非并没有给予我们可以产生结果的任何希望。看来联合国别无它途，唯一可走的路就是安理会提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审议对南非采取措施。尽管我们曾经多么希望采取其它的解决方式，但一试再试，都不奏效。

是该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时候了。

主席：谢谢巴西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在聆听这些讨论时，我一直在反复思索这些会议的目标。在我看来，或许该是我们重新注意安全理事会这一次特别会议的目标的时候了。

推想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稳定的、自治的纳米比亚。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美国)

过去几天中，有人提示了一些指责，我对这些指责很为注意。有的指责说，西方国家，也就是联系小组，没能达成一个独立、稳定、自治的纳米比亚这一目标。有的指责说，西方国家，也就是联系小组，未能使南非曲膝就范。还有的指责说，西方小组，也就是联系小组，要对纳米比亚、南非、而且非洲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继续存在负责。有人认为，西方联系小组——同非洲国家以及经互会东方集团一样——与南非有浑厚的经济关系，所以要对南非的继续存在压制政策负责。

在这些谈判和讨论的过程中，我反复地问自己，这里所提出的这些指责，与实现我们想来是一致赞成的目标，即建立独立、稳定、民主的纳米比亚这一目标，到底有何关系呢？在过去几天的讨论中，一再有人表示，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成功，就不要再尝试了；应当试试别的路子，不要再通过和平谈判来谋求可以为国际所接受的和平了，不要再通过国际谈判来实现一个国际所接受的、独立的纳米比亚了；应该采取别的办法，比如发表一个声明，说我们要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是现实的话——如果我们是不现实的，那我们是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座每一个人的时间——如果我们是现实的，我们就会理解，决议并不能解决问题，制裁并不能解决问题，声明并不能造成和平，声明并不能取得独立。上一次我们不是在这里实事求是地考虑过，除了继续在纳米比亚寻求一个可以为国际所接受的解决办法之外，还有什么其它切实可行的途径吗？

美国政府除了使纳米比亚取得真正的独立和自治之外，别无其他目标；而且我相信，整个西方联系小组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目标。我们在非洲没有领土目标。我们不想把成千的军队驻扎在非洲国家。我们无意派遣武装代表去管辖非洲新国家的独立。我们不想分裂这个国际组织，也不想转移本组织对于纳米比亚自治问题的注意力，在这里制造分裂性的消遣。

解决问题，比通过几个决议，要困难得多。但是独立、稳定、自治、民主的纳米比亚这一个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因为必须解决。而最终只有靠武装力量解决，或是靠运用理性解决。

(美国)

在这里，还没有一个人深入地谈过，除了继续为纳米比亚问题寻求一个谈判产生的、可以为国际所接受的解决办法之外，有什么真正的其它选择。不过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已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些选择了。我谨代表美国政府保证，继续尽我们最大的能力与智慧，单独地、与联系小组的同事一起、与联合国的同事一起，做出不懈的努力，寻求一个为国际所接受的、真正确实独立的、稳定的、民主的纳米比亚。

主席：本次会议的发言已经结束。安理会下一次会议继续审议“纳米比亚局势”，会议时间是明天，4月24日，星期五，上午11点。

下午5点45分散会